

辟文化简说

栾 栋

提 要 文化不是一个不待反思的全能术语,文化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衡量其他事物的万能尺度。我们提出辟文化的思想,就是想给国内外学术界滥用文化概念的世纪病提供一种疗救的方略。世界上伟大民族的文化各有其自我克制和抑恶扬善的机制,华夏文化的善根与睿智集中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辟文辟学辟思辟化的宏阔功能,我们称之为辟文化。其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和自我升华以及与人为善的趋势,展示出了伟岸的华夏人文气象,推动着祥和融通的全球性氛围。

关键词 辟文化 良性会通 辟文辟学 辟思辟化

当今世界是文化满天飞的时代,人人讲文化,无所不文化。权力话语以文化做谋略,弱势群体以文化当掩体,各类专业以文化为“万金油”,许多学者以文化充“创可贴”。世界上真有什么对所有人都好的事情?换言之,是否有一种跳脱了悖论和恶俗的文化?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当文化成了泯除是非曲直的万能辅币之时,其内在隔阂和外在矛盾实际上都成了问题。辟文化的话题由此说起。关于辟之为用,本人在好几篇文章中做过陈述。^①概略地讲,辟解是对事物是非、好坏和成毁的宏照圆观,是对思维焦点、散点和盲点的化感通变。换句话说,辟文化是对待文化的一种通解态度。

一 从文字上看:辟文化是人文缘构的良性会通

世界上固然没有跳脱悖论和不带恶俗的文化,但是也存在着化解悖论和逆转恶俗的因子。辟文化就是文化自身中克制恶俗且化解悖论的学术性表达。辟文化作为缘构性人文的契合,触及的就是这个问题。

何为人文缘构?简单地说,是指自然人化时诸因毕至之偶成际会,也是指人文孕生处众缘同构之必然契合。辟字的结构就很深刻地透露出了这样一种前文化与辟文化在缘起

^① 参阅拙作《辟文学通解》,见《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文心雕龙辟文学之美学思想刍议》,见《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辟文学别裁》,见《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处的凑泊。^① 辟从卩,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释卩为祭祀跪拜姿势,即“祭祀时之行礼活动。”^②许慎释卩为“瑞信也。守国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泽邦者,用龙卩;门关者,用符卩;货贿用玺卩;道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③辟从辛,《说文解字》认为,辛属秋,“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④郭沫若训辛为剗剗,即所以施墨刑之曲刀。^⑤辟亦从口,口是重要器官,许慎看到了其作为“人所以言食”的重要功能。^⑥《甲骨文字典》从古卜辞考索,推究出了口的否定性和消极性的方面,因而“疑为灾祸之义”。^⑦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灾祸义亦可通。综合上述各点,至少涉及到如下义项:“祭祀”,“跪拜”,“瑞信”,“相合”,“金秋”,“物成”,“辛痛”,“泣出”,“曲刀”,“施黥”,“言食”,“灾祸”,诸如此类的意义组合,成全了一个辟字。其中囊括了石破天惊的自然人文,也贯穿了人猿揖别的氏族自然,将鸿蒙辟开的偶发和人文辟合的必然结成连理。

不仅辟字的原初形态是天地人神时的组合形态,文与化的古文释读同样可以检索出辟思的寓意来。文字学家认为,甲骨文的“文”字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文饰。故以文身之纹为文。^⑧许慎虽未见甲骨文,但也认为“文,错画也。象交文。”^⑨无独有偶,在古文字中,化字正好是“象人一正一倒之形”。由生到死,化也,故古人以化为死。由野到文,亦化,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化,教行也。”^⑩这说明从远古上古到高古,文化二字和辟字一样,也包含着“祭拜”、“言食”、“瑞信”、“辛痛”、“相合”、“灾祸”、“颠倒”、“通变”、“生死”、“教行”等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相悖相通、相兼相权的张力场义项。从上述信息中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辟、文、化”中字字有生克,笔笔有解析,绘声绘色地擘画出有物混成的缘构样态,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天地初判的音韵信息,惟妙惟肖地披露出三才文化的缘构精神。早在人文源头,辟象作为一种天地人的耦合,披露了自身的非凡构造,蕴涵着本原意义上的辟文辟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将中国的本原文化称作良性会通的辟文化。

上述甲骨文字在辟文化方面的切入,决非一个简单的选择,文字中隐藏着一个民族最原初和最古老的秘密。我国古人称“言为心声”,“字为心画”。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实际上语言文字中有比心声、心画、存在家园等更为重要的寓意。它是一个民族

① 辟字是中国古汉字中贯穿久远的一个字。甲金篆隶屡见。内含非常丰富,会意甚为融通。许慎的解读或有人异议,但是总体上还是被学界认可。罗振玉、马叙伦、于省吾、唐兰、郭沫若、徐中舒、李学勤、裘锡圭、高田忠周等先生的训释均可参考。综合集释详见《古文字诂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卷,第134页。

②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0页。

③ 《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187页。

④ 《说文解字》,第309页。

⑤ 郭沫若认为辛字从一从皃,解辛为曲刀,施黥之刑具。见《甲骨文字典》,第1561页。亦见《古文字诂林》,第8卷,第130—134页。

⑥ 《说文解字》,第30页。

⑦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87页。

⑧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966页。

⑨ 《说文解字》,第185页。

⑩ 《说文解字》,第168页。

生死存亡的重要法宝。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储存着在公元前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的法老文化的基因。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沉淀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生命建筑术的印痕。拉丁文及其派生文字中衍化着西方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成败利钝。西方哲学家将语言文字看作存在的家园固然不错,但是“应许之土地”,未必是“应得之家园”。同样,已成之语言,未必是本善之语言。正如西方人有史以来一向以征战方式争城掠地一样,他们的拼读语文也是探条式语文,是宰割性语文,即征服性语文,这也是不争之事实。

我们欣喜地看到,甲骨文及其所生发出的语文,则是宇宙精气神动静聚散的“回音壁”,是天地君亲师商量培养的“通心草”(“占卜术”),是金木水火土与人为善的“飞来器”。我们称之为良性会通的文字,就是因为她能动静聚散,能商量培养,能与人为善。她是“回音壁”,字开与宙合在这里翕动。她是“占卜术”,命运与造化在这里切磋。她是“飞来器”,缘分与执着在这里琢磨。当然,中国源自甲骨文的汉语言文化之辟文化特点,并未为国际学术界真正理解。其人文缘构处的那种良性会通根器,尚未得到思想家们充分的关注。

笔者非常看重汉语言文字良性会通的优长,就是因为汉语言文字有其辟文化的特点。汉语言文字也有劣根性,但是她能辟化而可会通,且以其悖反生克的协调机制有效地制约着文化恶质的偏激性膨胀。换言之,其化感通变的缘构品质足以消解文化种源中的毁灭性因素。

二 以学术而言:辟文化是隐秀魔方的起承转合

学术是文化的命脉,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能否穷通变久的不二法门。因而探讨学术是培植文化的重要途径。学术文化作为不断追求和扬弃相对真理的过程,既有其是非功过,也有其成败利钝。学术作为反复取舍和锻炼思维艺术的活动,既有其正邪好坏,也有其高下精粗。在这里,不论是追求和扬弃,抑或取舍与锻炼,实际上涉及到的都是学术文化的隐秀问题。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把隐秀看成修辞手段和写作技巧,这当然不错,值得留意的是隐秀的哲学含义仍有待发掘。^①从学术的深层看,解读隐秀的关键恰恰在辟文化的运筹。

辟文化是隐秀难题的锁钥连环。从刘勰起,人们大都在修辞风格和写作手法方面讲隐秀,隐秀的大端几乎被遗忘。早在先秦,华夏先民已经在宇宙开合、时空盈缩以及世界动静等方面思索隐秀问题。《易经》的熏明适夷,《老子》的背阴抱阳,《孙子》的通和知兵,《论语》的成仁取义,《庄子》的鹏举坐忘,《吕览》的韬光养晦,诸如此类的思想,无不玩索隐秀智慧。在提炼和化解隐秀难题的意义上,可以说整个炎黄文明的聚焦点就是一个隐秀性的问题,全部华夏思维的吃紧处便是辟文化的艺术。时下人们喜欢套用雅斯贝尔斯的历史哲学观点,把中国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段归于轴心时代,其实中国先秦思想文化更像一个隐秀性的锁钥连环。先秦诸子百家腾跃,一方面提出了隐秀的问题,另一方面

^① 刘勰主要是在概念的意义上使用隐秀一词。因此隐与秀对举成文,分而各成一义。他是这样给二者下定义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57页。

却又解决着这个难题。隐秀现象于是便成了一个把自身既铸为锁头又锻成钥匙的连环组合。先秦思想家及其学派,都是构成这把历史难题的卯榫卯接的锁头,也是解开这把锁头的逊进逊退的钥匙。作为隐秀性存在,诸子都在锁头外;作为辟解式的运动,大家也在锁头中。与古希腊所有思想家都围绕着逻各斯旋转不同,中国先秦诸子是紧扣着隐秀作文章。得在隐秀,失也在隐秀。显山露水在隐秀,销声匿迹也在隐秀。他们不断成全隐秀锁钥的事业是辟文辟思辟化,他们反复实现辟文辟思辟化的过程也是重构学术隐秀锁钥的举措。由之造成了中国先秦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隐秀锁钥的连环开合。学术史的锁头是复杂的,解锁的努力是顽强的,每个人乃至每个学派,构成锁簧和解开锁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贵在于众学凝聚成思想的锁头,众学戮力以通其机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重复却又常用常新的隐秀机制。

辟文化是隐秀户枢的启蔽双兼。从辟文化的思路上来理解,隐秀指称的是世界万物隐之秀之的全部活动。首先是完整的概念义,即隐与秀的复合义,这是对宇宙间所有隐秀现象的总概括;其次是押定了还原隐秀的动态过程,隐秀——对秀的隐去行为,秀隐——对隐的秀出运动。我们看到刘勰虽然是在修辞学和写作技巧的意义上讲隐秀,但是他说的隐秀也从文学表现的手法和效果上举证了类似运动。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刘勰领悟到了辟文辟学辟思对于文学隐秀的重大意义。就此而言,刘勰的不足有三,一是过分拘泥文学隐秀而未能有哲理上的突破;二是忽略了隐秀互为因果、互为兼体的辩证转化;三是没有看到辟文化作为隐秀户枢的双关运动。从辟文化多元辟转的视角看,隐秀是一身多任的变通活动。辟文化最有魅力的变数就在于她对隐秀的启蔽双兼方面。启有打开和开始的双重含义。启蔽,既是蔽的打开,也是蔽的开始。她是隐之开,同时也是隐之蔽。她是秀之启,同时也是秀之辟。辟文化对隐秀户枢的启蔽作用在旋隐旋秀中进行;反过来讲,隐秀户枢的一举多得也在辟文化的即隐即秀中完成。对学术而言,隐秀是非常重要的关捩。对隐秀而论,辟思是举足轻重的节点。在学术的历史长河中,隐秀手笔与辟思运演常常合而为一,优秀的学者往往将隐秀与辟文化冶为一炉。

辟文化是隐秀无常的异常咸藏。不论是大千世界,还是人文学术,隐秀现象充满了无常的变化。如果说无常之无常也是一种有常,那么辟文化就是对隐秀无常的异常咸藏。辟文化在启蔽隐秀无常的同时,实现着无常的有常,此举本身构成了隐秀无常的异常咸藏。咸藏者,尽数收藏也。宇宙以不语为恒道,大道以阴阳为隐秀,辟文化则以阴阳为隐秀变数。自然以人文为舌簧,人文以学术为乐谱,辟文化以寂静为隐秀极致。文化以归藏为隐,学术以沉潜为用,隐秀以辟化为功,辟文化以零界作为兼并隐秀的缘构性壶口。对于地球文明,辟文化之隐秀是减负节能。作为未来太空,辟文化之隐秀是低炭递进。作为隐秀无常的异常咸藏,辟文化是地球无常者的藏器待时,是他日太空人期盼的地久天长。人类的所有努力都表现为捕捉无常和追求有常,而作为人类价值体现的文化无论如何高超,却始终逃脱不了无常。隐秀是无常,隐秀经常性的无常作为一系列的异常,却又吊诡地构成了异常的有常。在突破隐秀无常之异常有常方面,辟文化践履一种天人合德、天人合道与天人合一的归藏性艺术。辟之为用,一似去常,一方面是去实现有常与无常,另一方面却又去除着有常与无常。去常的要津便是辟文化或曰辟文辟学辟思的通化。辟文化之通化是隐秀难题的解决,其通化性吸纳了隐秀与秀隐的悖论,其辟解性消弭了异常与常异的非常。称之为归藏,是因为吸纳与消弭,去常与通化,无不归于辟化,藏于去常。

万事万物,开启者并非天地的秘密,隐秀处才是时空的机枢,来临时算不上世界的壮观,收尾后或听得阴阳消息。正因为如此无奈,辟文化就显得尤其重要。辟文化即便不能明于机先,总还可以随缘而起,相机而动,与物推移,化气而藏。学术之小节,见辟文。学术之大端,会辟学。学术之永恒,通辟化。辟文化作为学术的本真,于起承转合后益显真如。

三 在机制方面:辟文化是权变通和的化解方略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然而文化的精粗雅俗善恶乃至命运休咎各不相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精粗雅俗善恶浑然而在,其多元共和的所是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体用。这种体用的机制是什么?有人从本善起讲,有人用反省凸显,有人借自然说事,有人以和合作解,毋庸讳言,这些解释都有其道理。但是往深里想,如此阐发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少了对华夏文化多元混合机制的辟思性解读。习见的中国文化讲授往往各有偏好,或儒门独尊,或道家居上,宽泛一点来个儒道互补,开明一点倡导个儒释道结合。辟思作为辟文化精神和智慧,看好对中国文化的契合性、化解性和圆融性的解读。这三个解读点让我们看到了辟文化与多元文化、独断文化以及虚实文化的通变性关系。

首先,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催化剂。众所周知,华夏文化很讲究多元契合。辟文化就是多元文化契合的异质同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并不缺乏多元性。多元是中国文化生机勃勃的根本原因之一。多元文化如何生成?其生成与华夏文化中的辟解、辟合、辟化因素密不可分。华夏图腾丰富多彩,即便是集聚成巨龙,也具有多种飞禽走兽的组合特点。三易多元,连山、归藏、周易各成一元,简易、变易、不易元中含元,且元元不绝。诸子百家多元,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称百家只是泛说。三才五行,各自成元,分可独立,合则组团。生肖多元,十二属相次第结合,元变层出不穷,元数不胜枚举。传统医药,博大精深,学出众门,气、理、阴、阳、虚、实、寒、热,各种学说各有所本,各含其元。五谷杂粮各有地理之宜,培植收获,稼穡诸元,各有贡献。兵法武艺奇正无穷,变数多端,元出多门,元在善变。诸如此类,元素驳杂,元元卯榫,这种契合的深层结构就是辟文化。称之为契合结构,仅就其形成衢路而言,事实上辟之为用载成载化,契合结构旋起旋变,诚所谓隅隙难窥,衢路莫辨,在浑然而在的意义上,应该把辟文化叫作多元文化的催化剂更为合适。辟化之契合,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而不谄。这样的质地,在人品叫风范,在政品叫风节,在文品叫风骨,在教品叫风神。其催如风,化万物之谓也。中国文化多元,辟文化功不可没。

其次,辟文化是独断文化的厄化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其独断的东西。独断文化当然有其生成的原因,在狭隘的意义上也有其如此这般的所谓理由。有独断文化并不奇怪,要紧的是还须有破除独断文化的制衡因素。有制衡独断文化机制的民族可以久治长安,没有此机制的民族往往会将自己逼上绝路。犹太文化有《旧约》和《塔木德》,西方中世纪以降有《新约》和后来的民主制。中国文化中也有制衡独断文化的因素,那就是辟文化机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辟,法也。从口从辛,节制其臯也;从口,用法者也。”这里以辟为法,旨在“节制其臯”,说的就是制衡机制。而且从口从辛从口,有立法,执法,也有司法。其实许慎只揭示了辟思的法理内涵,辟思还有心理意蕴。辟从口,为祭礼,为瑞信;辟从辛,为秋决,为气痛;辟从口,为“言食”,为灾祸。而且辟成化,化为颠

倒,集中地表达了厄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专制极权达到天怒人怨之际,或政治高压进入无以复加之时,厄化的激烈手段随之启动。辟文化的厄器功能如闪电雷鸣,戍卒叫,函谷举,王朝覆灭,天地再新。有必要指出,以辟文化见长的中华民族,即便在内部安危往复、倾满互厄,但是极少在边界邻国间诉诸武力。许慎所谓“节制其臯”,大致不谬。

其三,辟文化是毒性文化的消解剂。文化的要义在化,化解的关键在辟。辟文化的化解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对毒性文化的处理方面。是物三分毒,文化亦然。有毒不可怕。可怕的是形成气候的毒性文化。可怕之最那便是毒性文化一枝独秀且失去任何牵制。对于些须小毒,所有文化自身的机制按说都能应付裕如,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直袭膏肓的毒性文化,此类文化必须有相应的解毒机制方能奏效。至于那种以种族屠杀为己任却又失去羁绊的恶毒文化,其结果必然是伤天害理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终必祸及自身。这里说的能形成气候并且毒入膏肓的恶毒文化,主要指足以使一个民族或国家灭亡的如癌细胞一样膨胀的意识形态。前者如各类全教旨主义的排他性独门教义,还如缺乏善根德目制约的武士道精神。后者如纳粹的法西斯蒂,日本的军国主义。终于将日本国民和亚洲各国推进了战争的火海。排他性的一神教,加上黠武的武士道,再加上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巨毒恶患必如洪水猛兽殃及世界。中国的辟文化特点让中国社会形不成独统的宗教和排他的思想。就以武事为例,中国也有兵刀文化,但是既有《孙子兵法》之类的军事著作与先秦诸子的切磋琢磨,也有植根于武道武德武艺武侠的兵刀文化为兵学的“侠义”补充。开放的兵法道义和升华的武侠德目,与诸子百家的祥和思想共臻圆融境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辟文化在化解恶性文化方面的特殊功能。辟文化可以调动多元文化的各种因素,共同抗恶治恶,这一点,熟悉中国文史哲学的读者应该不会陌生。

美国学者亨廷顿宣扬其“文明冲突论”。他把儒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矛盾视为21世纪世界冲突的根源。这些论调是非常可笑的。至少从学理角度,亨廷顿忽略了中国儒学的祥和本质,且不说他压根儿就不懂华夏思想传统中的辟文辟思辟化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辟文化已经构成了人类善根文化的美好基因。

文化不是一个不待反思的全能术语。文化也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衡量其他事物的万能尺度。我们提出辟文化的思想,就是想给国内外学术界滥用文化概念的世纪病提供一种疗救的方略。世界上伟大民族的文化各有其自我克制和抑恶扬善的机制。华夏文化的善根与睿智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辟解,即辟文辟学辟思辟化的宏阔功能。我们称之为辟文化。其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和自我升华以及与人为善的趋势,展示出了伟岸的华夏人文气象,推动着祥和的全球性融通的氛围。

(作者通讯地址:栾栋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510420)

(责任编辑 晓文)